

# 记忆中的烧饼香

□湖南长沙 予捷

老家街头有一个卖烧饼的小摊,长长扁扁的烧饼,面皮上撒了芝麻,内里裹着白糖,贴在炉壁上烤制。出炉时外表焦黄酥脆,咬下去却是又香又软。那是我自小喜欢的味道,也是独属于外公和我的暗号。

我年幼时几乎大半的时间,都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。外婆有一双巧手,总能给我扎出好看的辫子,或是用橡皮泥给我变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,外公则总是笑眯眯地把我抱起来玩耍,偶尔撕下一小块烧饼喂给我,便逗得我咯咯直笑。长大后听长辈们说,幼时的我仗着外公外婆的宠爱,在家可不少骄横淘气,常常趴在外公背上佯装骑马,还不时伸手揪一揪外公的胡子和头发,可外公却总是乐在其中。

外婆离世后,爸妈把外公接来家里同住。我那时刚上小学,每天的清晨和傍晚,都是外公牵着我走过家和学校间的那段路。偶尔放学早的下午,外公在校门外接到我,便掏出怀表看一看时间,再故作神秘地问我:“今天要不要走远一点的路去买烧饼呢?”然后等待我的欢呼雀跃。有时清晨的雾气会润湿外公大衣的衣襟,傍晚的夕阳则总

是地上投下我们俩长长的影子,再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。

那些往来的晨光和暮色里,眨眼间已是两年时光。渐渐长大的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独立的意识,开始拒绝让外公接送我去上学。外公的神色里闪过一瞬黯淡和落寞,但他只是拍了拍我的头,爽朗大笑着应允:“我们浩宝宝这是长大了。”于是第二天起,我便如愿自己上学,爸爸妈妈似乎对此也很放心,小小的我背着书包走在路上,心里满是长大的骄傲和自豪。后来我才知道,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自己去上学的每一天,外公都会远远地跟在我身后,看着我安全地走进学校,再转身回去。

等我逐渐长大,逐渐有了自己的学业、朋友和世界,外公也早已不再偷偷目送我,但他总会记得我最喜欢的烧饼。只要是我在家的周末,外公下午出门散步时总会走到那条路,给我带上一个烧饼。外公总怕烧饼变凉,每次都把刚买到的烧饼仔仔细细地包好,放在大衣夹层的口袋里带回家给我。递到我手里的烧饼总是热乎乎的。

外公离开那一年的国庆假期,我从北京回来看他,过去一向精神

矍铄的他如今瘦骨嶙峋地躺在病床上,几乎已经说不出话来。我凑近一些,他努力张口,却只说出一个微弱的“好”字。我拉着他的手,点点头,也说“好”,转身在走廊里泣不成声。

或许是因为所有的悲痛都在外公离开前的日子里用尽了,我总觉得外公的离开是没有实感的。这六年的时间里,我大学毕业,念了研究生,然后恋爱、工作、结婚,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行进。只是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,假期回家第一个奔向的房间里已经不再有那把熟悉的躺椅,每年清明祭扫,也总想向他讲讲我这些年的生活。

我总是想吃那样的烧饼。每次回家经过那个路口,我总是忍不住地张望,可不知为何,曾经风雨无阻的小摊如今也不出摊了。

直到前不久的某个晚上,在如今生活的城市,经过一个中学门口,余光突然瞥到一个熟悉的炭火炉,在寒风中冒着腾腾热气。我连忙追上前去买了一个烧饼,咬上一口,竟真是那样的味道。

不远处,仿佛看到外公站在路口拐角处冲我挥手,一如六岁那年,目送着我独自去上学。

## 成长树

□南京 贺震

女儿的预产期将至,夫人对我说,咱们为宝宝栽几棵树吧。

让小生命和绿色一起成长,准外婆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全家的赞同。

几年前,家里在几十公里外的乡下买了座有院子的小房子。因为要忙着上班,平时难得有空去打理,前院便一直空着。

“栽树吧!就是苜蓿园大街上的那种树状月季!”女儿提议道。我家附近的苜蓿园大街整治出新时,中间的绿岛换上了绵延数百米的树状月季,从春末到冬初,姹紫嫣红,不出几年的工夫出落成了南京知名的景观路。

五一节假日,全家一起转场至乡下的房子。测算一下场地,栽种6棵正好。找来工具,已多年不干农活的我,操弄起小时候曾在农村老家挥舞过的铁锹,挖好6个树坑,等待主人的驾到。次日上午,花木公司一辆手扶拖拉机运来6

棵一米多高的树状月季。

人坑,填土,浇水。全家七手八脚协力将树苗移进小院,栽进树坑。

女儿的预产期是7月20日,小宝宝仿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要早点看看我们给她种的树月似的,整整提前一个月来世界报到。

时光的脚步来到冬季,这是为树木施肥的最好季节。有的邻居说,树月喜欢“吃荤”呢。依照邻居提供的经验,冬至前后,夫人带上塑料桶,开车去附近小镇的菜市场,向鸡贩鱼贩找来鸡肠、鱼肠等丢弃的下脚料,我负责在每一棵树月离树根稍远的地方挖坑埋下,为树月成长准备充足的肥料。一举两得,鸡贩鱼贩们省却了处理垃圾的麻烦,我们的树月有了充足的养料。

人不负花,花不负人。

第二年春天,小院的树月即将开始它们的首秀。从4月中旬开始,攒足了精神的6棵树月,互相比赛似的绽放出硕大浓密的花朵,

三棵粉红、三棵大红,惊艳了整个小区。好多邻居啧啧称赞,纷纷来到围栏外拍照。

夏天树月易生虫子,女儿买来黄色的捕虫纸板系在枝头。冬天到来,花叶落尽,春节前女儿在树枝上挂上一个个小灯笼,远远看去仿佛树月结出了红果果。

春去春来,花落花又开。外孙女像春风中的小树苗一样,一天天成长起来。会爬了、会走了、会跑了,会“呀呀”地发声了、会说话了,会背唐诗、会背《三字经》了。

眼下,树月攒足了劲,正待又一年的花开。

未来的日子里,树月将见证着外孙女的成长,成为一份独一无二的纪念。

我由此想到,如果城市能专门在公园里规划出一块地方,开展市民栽种如夫妻树、爱情树、友谊树、成长树等纪念树活动,那样的林地一定会成为城市独特的温情风景。

## 清明柳

□南京 孔涛

家乡苏北的清明节,家家户户门上都要插柳枝,相传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忠臣孝子介子推。

柳是再常见不过的树种,寒冬就是被柳最先染绿的。春寒料峭时节,柳条开始变青,接着米粒般的嫩芽慢慢地鼓起了苞,适宜远观,颇有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感觉。柳树的生命力极强,可以插枝成萌。它不怕旱,不怕水,绿得早,落叶晚,枝条密,树冠大。早柳高大挺拔,枝干昂然向上,像是一个突然从地心喷射出的绿色喷泉,把柔密浓厚的绿洒向天空。垂柳婀娜多姿,多栽植在水岸边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柳叶宛如绰约女子的眉毛,在乍暖还寒似剪刀的二月春风里,全无娇骄之气。

柳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乐趣,清明前后,把皮儿从嫩枝条上拧下来,用小刀切齐,制成柳笛,吹出高高低低的柳笛声,把春天搅和得好不热闹。小时候爷爷奶奶都还健在,我对祭祀还没有太多的感触,就盼望着过清明节,不光有柳笛玩,还因为“寒食”,母亲煮了一锅积攒了多日舍不得吃的鸡蛋,我们可以放开肚皮吃个尽兴。柳树结缘“清明”,却也让清明节成了柳的“劫难日”,被折得叶落枝断,好在柳有极强的疗伤功能,到了夏天,便生长得茂盛起来。柳树多汁,是鸣蝉喜欢栖落的地方。炎夏午后,在池塘边捕过蝉,从颤颤悠悠的柳枝上跳进塘里,扎几个猛子是多么快意。

写到这里,突然想起一个人,清末重臣左宗棠。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、精神物质兼备的财富——“左公柳”。左宗棠有浓重的柳树情结,在他湖南湘阴县的柳庄故居有一副楹联:士运穷时弥见节,柳枝到处可成荫。南京玄武湖玄圃附近,有一株在岸边石头上扎根生长的“柳坚强”,我曾专门跑去看过,颇有“立根原在破岩中”的风骨。它伫立在台城不远处,与韦庄雕像深情对望,仿佛在诉说,只要有信念,只要能坚守,只要够顽强,就会充满力量,拥抱未来。

人要甘做一截柳梆子,只要有一捧能扎根的泥土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,奉献更多的绿色。敬重一棵柳,跟柳学做人。

## 疫情之下的田园小景

□南京 王慧琪

这一段因疫情,在盱眙天泉湖养老社区被关了半个多月的“禁闭”,哪儿也去不了。社区原本居住的业主就不多,有一些在通知全封闭的前一天快速撤回了南京。住我们右隔壁的老郭夫妇早在去年六月去英国看孙子,机票被一再改签,想回回不来;左邻的王老先生八十多了,前一阵身体出了点小状况,回南京住了几天医院,出院时正好踩在这个时间点上,他女儿给养老社区打电话,答复说不能进来了。一溜边的十多家早早晚晚都瞧不见人影,这令留守的我们多少有几分冷清和孤单。

好在还有一方不大不小的菜园子,让爱动的太太每天都有事可做,不至于太寂寞。早些日子从网上买回来不少种子,品种不下十好几个,说今年要实施改良,多种些五颜六色的蔬菜,让田块穿上花衣裳。还买了那种有三十二格空穴的塑料育种盘,和一大袋天然腐殖土。这些日子就忙着在育种盘里一格一格下种,再找来不干胶小纸片写上品名,对应贴好。种子入土后又小心翼翼地浇上水,碰到夜晚气温低,她又不嫌累地从阳台上把这批开始生长的种子搬回屋里来。时不时地还会踱到田边去,看哪儿还有点闲着的地块,就见缝插针地撒几粒不同品种的种子。在她眼里,寸土寸金,一点也不能浪费,要让它们在不久的夏季都能亮出各自的色彩来。

尚有些历冬的莴苣还在地里长着,春来后,叶片长势十分茂

盛,遂将它们扯些下来,洗净了搁点蒜头清炒;暂时吃不完的,放在阳光下晾晒半日,再用盐腌了,冰箱里摆上两天,拿出来与鸡蛋一块炒,早上吃稀饭,感觉蛮搭。左邻老王家的菜薹早就开花了,他们人来不了,委托我们代劳。太太让我做她跟班,拿一只洗菜箩晃悠过去,她弯下腰来掐一点嫩些的,递我手上放箩里,晚上切几片年前腌制的咸肉,炒出的菜苔便有了咸肉特有的香,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下饭菜。

且让镜头摇过去——埋在土里露出边沿的一只陶制小水缸,里面养了不少条红锦鲤,每天都给它们喂点鱼食,一个个都会浮上水面来撒欢。昨夜里野猫蹿进来叼走了几条,太太心疼不已。再给余下的那些个喂食,说什么也不肯上来了。她站在缸边,跟它们说了好一阵话,让它们别怕,说一定设法找到那只野猫,狠狠教训它,过些日子再买点鱼儿来和你们做伴。那鱼儿估计也是慢慢听懂了意思,这才一个个重又回到了水面上来。

和院墙外已经萌出土有半寸长的格桑花们,和栽在盆里已蛮见精神的几株草莓苗,太太也都很亲切地像是对待婴孩般地同它们说话,表达喜爱和期盼。说日本有专家做过这方面的实验,发现植物和人一样,有灵魂,懂感情,你对它施以爱意,它会以更好或更快的成长回报种植它的主人。但愿这样的说法,能够在我们的菜园里得以佐证。

## 忆恩师

□南京 童丽丽

我是一个门外汉,在快三十岁那年,稀里糊涂地跟着家里的那一位改学了园林植物,很幸运地于第二年考上了南林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的硕士研究生。

我依然记得与恩师汤庚国教授初次见面的那天。那是硕士研究生面试的时间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香,很好闻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,随便问了一下。一位穿着格子西服、中等身材的中年老师告诉我,这是香樟的味道。他圆圆的脸庞,两眼炯炯有神,看起来和蔼可亲。他就是汤老师。那时汤老师是园林学院的院长。汤老师笑容可掬地问了我几个问题,我都全部答出。

在职读研,家里孩子还小,又因为转专业,需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。开始学植物,我觉得这些植物都很相似,老是记不住。后来想到了学英语背单词的方法,先把图谱仔细记忆,再去野外识别,回去后再记忆。记得2003年夏季去黄山实习,虽然我一次没去过黄山,但我在网上搜索了别人拍摄的照片温习,所以在那么多同学中,一个跨专业的我,竟然流利地

答出了汤老师的很多提问,受到了汤老师“可以免考,并能提前回家”的奖励。这份鼓励,赐予我巨大的力量。

汤老师对翻译国外书籍比较感兴趣,他接受了《植物种植手册》的翻译任务。当时还没有翻译器之类的软件,我负责其中两章的翻译和全书的校译,在我翻译遇到困难时,汤老师都会一一指正。那三个月对我来说,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历练。

2019年5月我从美国访学归来,汤老师为我举办了接风宴,请了五位老教授一起畅谈所见所闻。可第二年年底,他就病重。我和师兄们去医院看他,他躺在病床上,紧握着我的手,叮嘱我好好带领大家继续前行……遗憾的是,因我母亲当时也病重,再加之疫情,2021年初我没能及时去医院看望汤老师,与他见上最后一面。没几天,汤老师一下就神志不清、昏迷不醒,离我们而去。

那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,一下子失去了三个亲人——我的父母,我的恩师。此时此刻,唯有无尽的思念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3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